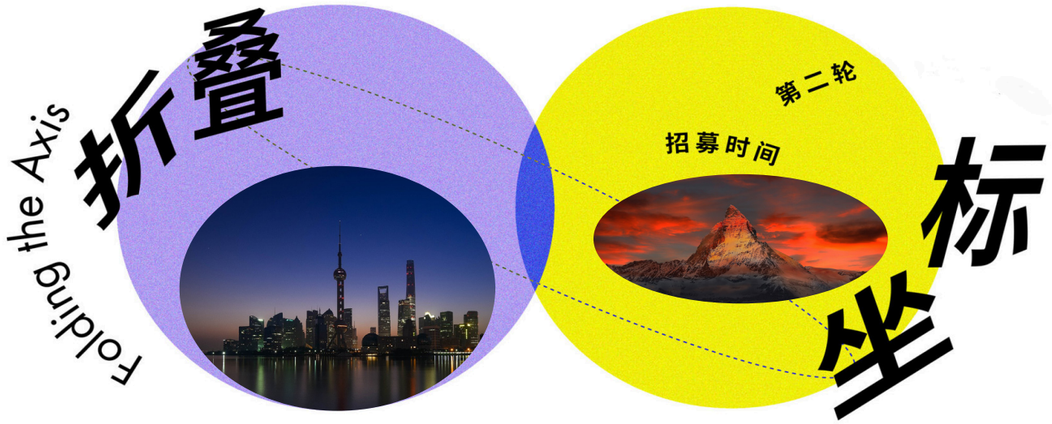


七天日常，艺术家生活实录

AJAR Collective

一群中国插画师和瑞士作家将对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和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既非中国也非瑞士的混合体现实。通过合作，他们将各自探索标志性的一周日常生活，以及在中瑞两国都至关重要的寻常话题，并以此创造出新的观察视角。通过跨学科合作的方法，他们将回应七个不同文本，依此来创作七幅画作，从而搭建一个共同想象出来的一周。

瑞士文化基金会
prohelvetia

艺术家的星期一：蓝色布鲁斯

九点零七，不同以往。薄纱般质地的空气笼罩在物体上。寒气来袭、直至手腕。我动动手指，打开抽屉寻找我的半指手套。暖气自动关掉了，这是秘密的关键。是总阀被关了还是暖气自己坏掉了？没有力气去管它，我要工作。总算还有些意志可控的东西：持续下去，无论如何。每次敲击键盘的时候羊毛都在我的指间嬉戏。

星期一神经总是会被烙上焦虑的印记：需要多少封邮件来启动新的一周？我真正的工作，它，此时此刻正背靠着墙。我在那里编纂着图像和笔记，整面墙一旦梳理成型 —— 即将被称为 —— “我的艺术”。但我首先需要减少信息数量，特别是在它们将我彻底淹没之前。就好像打电玩游戏，不这么做就会 “Game over”。我点击朱红色的小图标打开我的电子邮箱，忘却寒冷，将自己置身于信息流中。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 ； 我有一个不会发出滴答声的摆钟，为的是使寂静变得轻盈。有人按响了门铃。邮递员递给我一个挂号件，我签了字。他看看我的半指手套，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客厅。周末的啤酒瓶横七竖八地躺在桌上，我需要一些刺激来激励自己完成任务。我不喜欢空易拉罐发出的声响，无用的轻盈一脚就能踩扁。我不喜欢邮递员，也不喜欢信件。需要签名换取的邮件，永远不会是什么好兆头。我不信任地打量着信封，把它放在一堆等待处理的文件上。

我经常拖延，但我是个好人。证据：我计划好今天去献血。我步行直至医疗中心。每次来这儿我都坐在同一个波尔多式沙发上。插进血管的小导管吸取着我的血液、我的时间。我还没开始着手我的私人项目，然而“game” 还没有 “over”。

下午三点二十二分。一杯果汁和一个创可贴，此时我已经在外面了。我横穿公园回家。在池塘旁边，一只大笨鸟跟着我。我朝公路走去，它掉头走回自己的池塘。我点了一份外卖打包带走。在家里，我给自己泡了杯茶，把外卖放在屏幕前面。我开始处理邮件。从最简单的开始，一些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小改动；然后是更难处理的。最后我把往来邮件都整理好放进文件夹里。

一个蓝色的星期一，黏着周末艰难地启动了。我终于把空易拉罐全部收整好。没有暖气，我的指头冻得发紫。单是打开信封的念头，足以使我疲倦。我把这个新的任务标在墙上，归于“其它”栏中。把它标挂起来令我心满意足。今天，我所做的事情和“我的艺术”没有任何关联。我可以这样生活，即使我总是赶不上时间的脚步。

插图：咖喱牛
文字：AJAR Collective
翻译：刘洋纯子

艺术家的星期二：苹果，猕猴桃，番石榴

黎明破晓之前我早已醒来。城市依旧昏暗、寒冷，寂静一片。由于疏忽，我没关好窗户就睡了。我发蓝的指甲在手机屏幕上飞舞。最后的消息好像是昨天的。忽然，收音机闹钟里蹦出了音乐。席琳迪翁，《蓝色圣诞》。收音机响了一阵我便关掉了它，起身去寻找我的热水澡。

刚出家门，天空布满闪电蓝的平行细条痕。公寓的窗户都已亮起灯光，街灯即将熄灭。我有一阵子没有乘火车了。为看日出我坐在了窗口。二十分钟的时间孕育出不同的色彩，柔软的、娇嫩的，棉花糖逐渐消失的色彩带着我，渐次变换着颜色，朝我即将开启的工作日驶去。白日擦在玻璃窗上嘎吱作响，细微的光泽结着霜。

早晨八点五十九分。我到了乔安娜家，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和她一起做同一个项目。周二例会，她将水倒入茶叶中，把泛着釉光的茶杯递给我。我们随即开始远程连线。不同的面孔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屏幕被分成不同色彩的长方形。其中一个在花丛锦簇的院落中，另一个在被青绿色海浪覆盖的沙滩上，其余两张脸漂浮在闪着荧光的星系之中。我需要忽略那些色彩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说的内容上。而项目可能就要靠我此时的注意力了。

当所有的格子最终都变成黑色时已经快到正午了。透过屏幕进行线上会面使我感觉很不错。我和乔安娜告别并离开。在火车上，我把光溜溜的水果切开。苹果、猕猴桃、番石榴。我切、皮开肉绽，我切、游戏加速，我切、分数越积越高，我切、我没切上瓜、也没切上梨，西瓜占满了整个屏幕，粉色的果汁涓涓下流：“Game over”。我关了手机。好饿。也许厚厚的信封是为了通知我即将继承一笔意外遗产？告别那些因为责任而必须完成的项目！拥有一份永久的固定收入，我就能够为艺术而创作了。

糊口项目。我花费了整个下午画一只手，开始是画想象中的手，之后是我自己的手，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给自己做手模。厚厚的信封使我浮想联翩。我在网络上寻找手的图片，最后我终于请一位朋友给我拍了她自己的手，并发给了我照片。她用手指将一只柠檬切成四瓣，手腕上戴着手镯。这简直太妙了 —— 然后，忽然间，所有这一切失去了意义。我放弃了，今天看了太多的色彩。我的视网膜迫不及待地等待夜幕降临。

插图：赵恒
文字：AJAR Collective
翻译：刘洋纯子

艺术家的星期三：为月底增收

邻居的女儿坐在托儿所的更衣室。她穿上羽绒服、雪地靴，戴好绒球帽，哼着歌儿等着。我到来的时候，她像上了年纪的阿姨一样缓缓起身。牢牢地拉住我的手，一点儿也不松开。

室外，我们玩闹着跟随雪地里的脚印前行。其中最大的 —— 肯定是食人魔的七里靴留下的 —— 它把我们引向一个卖面条的小店。中午十二点二十分，食人魔已经离开。小女孩儿点了意大利小方饺，而我选了番茄汤。“你知道吗？” 她在两口之间问我，“爱德蒙特索尔和我，我们在一辆白色的大翻斗车里找到了几只小狗。是眼睛歪斜的大怪兽把它们藏起来的。” 我做出惊讶的神情：“这不是真的吧？我，在来接你的路上，看见蜘蛛侠在城市上空飞行。”

她的眼睛似乎被钉在了云彩上，等待着超级英雄飞过。直到我们走到游乐场她才忘却了那些建筑的尖顶。她朝秋千跑去，我把她推得越来越高。我在想我要写的稿子。当她要去滑滑梯那边找其他小伙伴一起玩儿的时候，我坐了下来，并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今天星期几了？周三！“你知道吗？” 她忽然出现并说，“一只幽灵想要偷走我的帽子。他头冷。我跟他说回家去喝点荨麻汤。” 我假装惊讶，“这不是真的吧？我呢，我看到了一只啄食兰花的禾雀。”

下午两点四十九分。小女孩的泳衣上装点着五颜六色的小恐龙。她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弄湿，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小女孩下到水里。我喜欢公共泳池的氛围，尤其是在下午。当她在水里走着玩儿的时候，我躺在帆布折椅上。我的书渐渐使我忘却了喧闹、笑语和水声。“你知道吗？” 她在我身边不停地跳着，“一场战争爆发了。戴着银色头盔的战士抓住了女战士的脚，把她压扁了。” 我假装惊讶，“这不是真的吧？我看见一个天使从五米的跳板上跳了下来。” 小女孩望着我，一脸怀疑。

我把她带回她妈妈家。她冲进自己的房间。在路上，我发了几条短信找人陪我。我离开女孩妈妈家，喘着气推开酒吧大门 - 乔安娜已经在了。我想点一大份啤酒和花生。周三和邻居的女儿在一起，还能为月底增收，这太美妙了！

插图：小杜子
文字：AJAR Collective
翻译：刘洋纯子

艺术家的星期四：鸽群扫射

我盯着电脑屏幕。头脑中不停地回响着鸽子们发出的声音。并不是它们的咕咕声使我分心，而是它们飞起时翅膀拍动的声响布满了空气。邻居女儿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跟我说：“有鸽群扫射”。画面简直完美 ！

鸽子，都怪25楼邻居。他每周四都给鸽群撒食。为什么是周四？答案无从知晓，但是结果非常明显：越来越多的鸽子，出现在阳台上、水槽边、地上。至少，这能分散猫咪的注意力。每当他俯身趴在窗前观察鸽子的时候，他的嘴都会发出细小的咔嚓声，也不会跳上办公桌来打扰我工作。

十一点十三分。我起身，烧了水泡茶。今早第三杯了。我在犹豫要不要丢一片柠檬进去。可是我没有柠檬了。当水壶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看着那一塌等待处理的文件似乎就要坍塌。而放在顶上的厚信封并不会使情况好转。我没有勇气打开它，周四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我为这项任务写了一个便利贴并准备将它贴到墙上的“其它”栏。可是，已经有一个了……

最近，我制作了一个周计划，其中标记了我完成的各项工作。大大小小的任务，有家庭的也有工作的。例如：“周四下午，折叠整理洗好的衣物。” 如果只是将那些一叠叠的好看衣服在衣橱中整齐划一、色彩分明地挂好，而不去庆祝这项伟大的劳动成果，那完全没有意义。另一个例子：桌上皱巴巴的草稿？“周三晚上。关于旅行导览册的探索性工作。” 一切都是视角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心理医生。我办公桌上那些脏马克杯成为了一项成果，我艰苦劳作的象征。

那些美好的片刻，出现在我长时间工作而忘却自我的时候。我的生理需求迫使我回到现实。还有鸽子。尤其是星期四，全都是25楼的邻居造成的。我在听到鸽子们咕咕叫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下午四点二十六分。街区草坪被白色法兰绒覆盖着，羞涩的太阳把它照得闪闪发亮，布满四处，除了鸽子们身下。它们用小爪子把雪地踩化了，形成一片脏兮兮的三平米小沼泽。我耸耸肩，星期四我的进展还不错。

插图：张帆
文字：AJAR Collective
翻译：刘洋纯子

艺术家的星期五：地铁、工作和黑寡妇

地铁车厢门打开了。我瘫倒在所剩无几的空座位上。看着这么多人，安静而整齐地坐着，每次都使我惊讶。我喜欢周中这种统一的形式。

我决定早早起床，为了一项我乐于保密的工作：儿童漫画项目。我应该呆在家里，但是外面的场所能够帮助我集中精力。有一个共享办公空间我非常喜欢，那里有被过滤的灯光和静僻的工位。我的耳机中，« 不过如此 » 循环播放着。我下载了这首歌的原唱版本和所有现存的翻唱版本。我是如此有条不紊。

我把书架上能找到的漫画全部汇集起来，随手翻阅，顺便写下了漫画主题。“从前，在一个洞穴中，有一只熊想要骑自行车。嗯……有一天，在一栋七十层的楼房中，一个九岁的男孩找不到自己家了。嗯……鸽子们在25楼搭建起了一个录音棚。” 嗯……我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九点三十七了。第二杯拿铁？我的邻坐，一位画着精致妆容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在朝我微笑。

- 你好吗？我叫杜克莎。你想跟我来吗？

她的声音浑厚，有点儿沙哑。我还从来没有跟随过陌生人。杜克沙说拯救我的时刻已经来临。她领着我，并跟我说：

- 我要向你展示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几分钟后，我们出现在地铁里。车厢挤满了人，所有人都身着盛装，五颜六色的裙子、衬衫。有些人坐在车厢绿色的长座椅上喝着珍珠奶茶。另一些人跳着舞。一个低沉的嗓音伴着萨克斯吹出的乐曲唱着歌。我有点儿发晕。我抓着杜克莎，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答道：

- 我妈妈是一位有三十年工龄的地铁司机。今天是她退休离开的日子。

我拾起信心。手持一杯黑寡妇鸡尾酒，随着音乐的节奏晃了起来。每一站列车停下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塑料杯、一个半指手套、一片柠檬、一个汤包飞过列车轨道。我们一起失去重心，周末将至的一种统一。酒精有点儿上头，我和杜克莎跳着舞，忘却了时间的存在。

之后地铁车厢空了。乐曲变得柔和而伤感。我问乐师们是否知道 « 不过如此 » 。歌手给我眨了眨眼，大家于是弹唱起来。

在我家，一道黄色的光线径直穿过客厅落在了那叠需要处理的文件上。我的双手鼓起勇气。令人兴奋的周五。可是厚信封不见了！我做了什么？我的遗产！我到处翻找，一片狼藉，怎么也找不到。世界前后颠簸。我躺在床上，穿着大衣和鞋子。我闭上眼，想象着《地铁女司机不同寻常的道别》。这将是一个绝妙的故事！

插图：庞宇
文字：AJAR Collective
翻译：刘洋纯子

艺术家的星期六：柠檬之梦

我睁开双眼。梦中最后的画面水印般浮现出来：四只柠檬在一只陶瓷碗中。蓝色的光线透过窗帘映进来。被窝里，我沐浴在圆润的紫色暖意之中，好像我的身体本身就是原液。我的掌心在梦境的残留中搏动 —— 我就要够到柠檬了。

我的床头柜上，厚信封明目张胆地奚落着我。

首先洗去狂欢的余痕，还有杜克莎的香味。在浴室里，我仔细打量自己。宽大的前额，三角形的下颚，粉色的脸颊。鼻子贴着镜子，我的皮肤显得浮肿、粗糙、泛着油光。没有义务的一天，无需担责的灵魂。两只绿色的意式咖啡杯在厨房里等着我。我把它们盛满，一口气喝完，穿好衣服匆匆下楼。

（大约）十一点四十五分。乔安娜在菜场口等着我。我们一头扎进挤满人的过道。我买了青菜、金针菇、山羊奶酪。快到出口处，我拉住乔安娜的袖口 —— 还需要水果。我在篮子里放了四只苹果、两把荔枝、一袋琵琶。看到四只柠檬呆在一个木筐里，一片没有轮廓的思绪浸润了我。我应该带上它们并把它们放进碗里。我用手翻动着柠檬，没能抓住漂浮在我脑后的文字。

– 我们趁机去购物？乔安娜问我，把我从出神中拉回现实。
我们穿过马路，钻进了明亮的大商场。黑色裤子、金色皮带、带闪光亮片的黑衬衫、粉色夹克。骄傲、自信：我在这里。下一身打扮：穿洞牛仔裤、灰色格子衫、仿皮上衣。肆意挑衅、无忧无虑，我发话：“我什么都不在乎！” 之后：训练套装，灰紫色、带连衣帽。用白线绣出的“Hello Kittens” 几个大字母。信心、热情：我懂你。一身身地换着装，我在商场的镜子中寻找自己想要的形象，如同捉迷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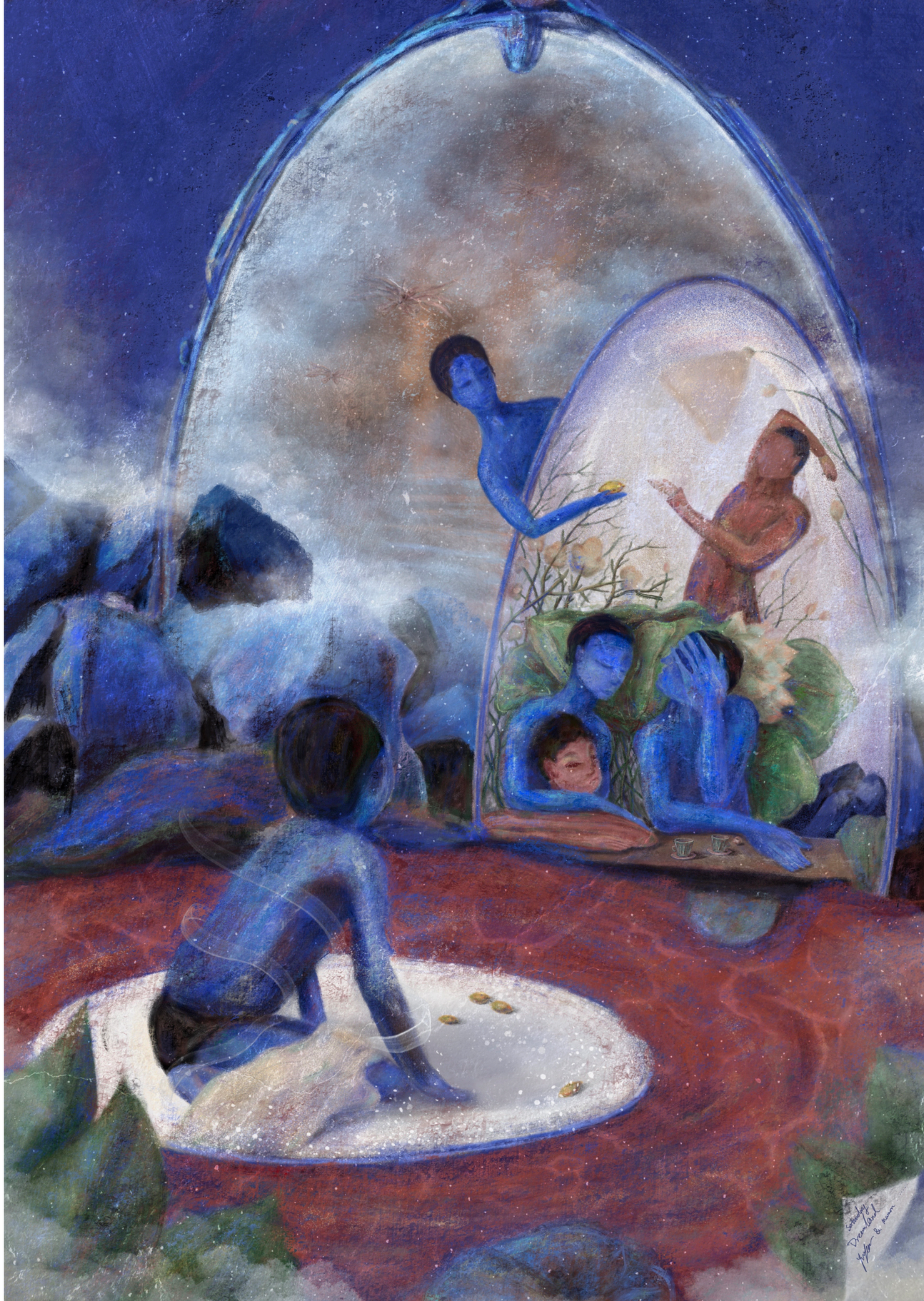
当回家把买的东西放好后，已经到了该去上舞蹈课的时间了。

傍晚七点十分。大家都到了，而我迟到了。开始训练。

在舞蹈室装着大镜子的那面墙上，我观察着自己的动作和身体的线条。我提炼着自己的感受，先是节奏、再是旋律。我沉浸在自己的影像中。舞蹈打开了一个容纳海浪翩翩起舞的空间。我以声音为支点、沉重地呼吸。

一只黄色的水果在我手中。我打量着它的质地、重量、形状。在触碰到它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它。于是我将自己介绍给世界，以柠檬之名，“-citrus limon” 或 “citron”。

插图：原野
文字：AJAR Collective
翻译：刘洋纯子



艺术家的星期天：天上有架飞机

我回忆起从前的星期天。我和姐姐，没有电视机。我们无聊至极。其它日子，我们有学上，还有长笛课和舞蹈课。这都是很久以前了，距离现在遥不可期。我们的房子是一只坐落在绿树林里的小木方盒。父母一去世，她就搬了进去。而我，搬到了大洋彼岸。

我着陆于一个不存在星期天的城市。所有店铺都开着门，一切皆有可能。完全没法无聊。就说今天，二十多架飞机已经从我窗前的天空中飞过。我的猫观察着它们。它知道这些飞机不是鸟。然而它的嘴巴依旧会发出细小的咔嚓声。

我能决定是否让自己无聊。不出门、不购物、不和朋友聚餐。我的猫是唯一的活物。我有时觉得水杯在震颤，好像地震反应一样。我应该酝酿自己的冲动。如果拿起笔的诱惑过于强大，我就把黄瓜片敷在双眼上。平躺在这样一种不满足的状态中，眼睛上盖着蔬菜，会使我山羊皮一般的眼皮变白。

我最好的作品全都出自星期天。骑士组成 “GO” 形状的油画，泳池天使三折画，在这之前，当然是布偶玩具吸食的糖果粉末。要么如此、要么无聊至死。我姐姐的工作非常实际，没有一丝创意。我很后悔我们联系不多。就像这样，童年什么也不能代表。

儿童漫画项目还在酝酿之中，缺乏灵感。一位高产的朋友建议我用无聊来激发想象力。像这样，献血和喝乳糖发酵饮料。

下午两点十八分，我的肚子咕咕作响。我掀起一片黄瓜并吃掉了它。花费了片刻才赶走黏在我视线中的绿色。我用热水冲泡速食。一架飞机震响了我的书桌。

我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傍晚七点十三分，我盯着床头柜上的信封。平时星期天，我是不会拆查信件的。可是我等不及了。没人敢责备我说这家伙已经在这儿呆了一个星期。我用食指拆开信封，发现了机票和照片：我姐姐想让我下个月去看她。她没给我留选择的余地。信封开着；我把墙上的便利贴摘了下来。

我的猫呢？刚才，乔安娜来吃了饭还看了一部剧，应该收拾一下了。今晚我要工作，暂时还不想考虑具体要做什么。公寓暗了下来。外面，路灯亮起。一架“柠檬航空”的飞机驶向暮色。

插图：谈博闻
文字：AJAR Collective
翻译：刘洋纯子

七天日常

中国插画家包括：小杜子，张帆，赵恒，谈博闻，庞宇，原野，咖喱牛。

AJAR是由年轻作家组成的 作家协会，他们主要代表了瑞士的大部分法语地区。

www.collectif-ajar.com
info@collectif-ajar.com
Facebook : AJAR – Collectif littéraire